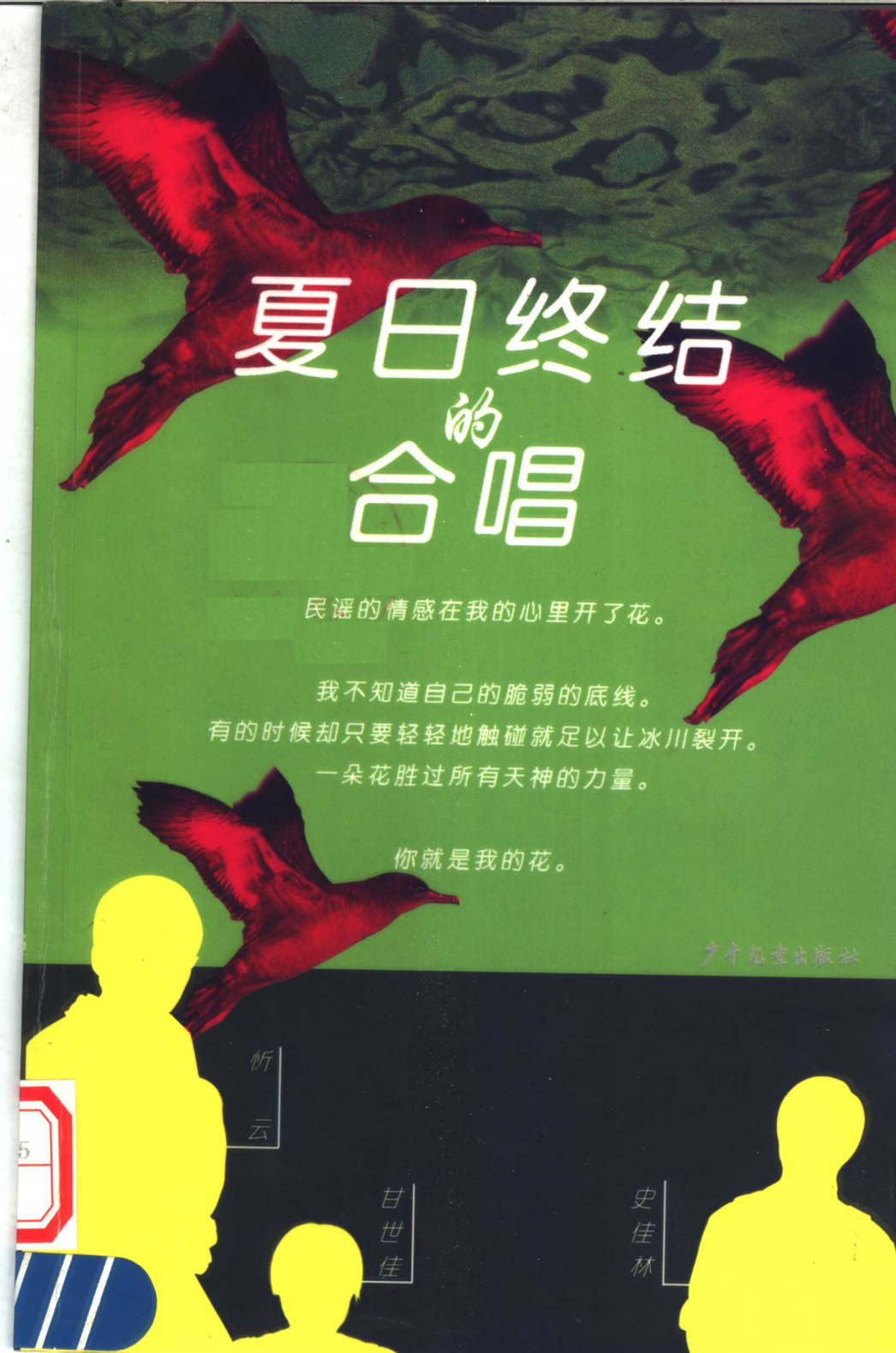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green field with several large, stylized red birds in flight. The birds are depicted with detailed feathers and long, pointed beaks. The title '夏日终结的合唱'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ans-serif characters, with '的' being smaller and positioned between '终结' and '合唱'.

夏日终结 的合唱

民谣的情感在我的心里开了花。

我不知道自己的脆弱的底线。
有的时候却只要轻轻地触碰就足以让冰川裂开。
一朵花胜过所有天神的力量。

你就是我的花。

少年杂志出版社

忻
云

甘
世
佳

史
佳
林





夏日终结 的 合唱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夏日终结的合唱 / 忻云, 甘世佳, 史佳林著. —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8
(风筝丛书)

ISBN 7-5324-6191-2

I. 夏... II. ①忻... ②甘... ③史...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0782 号

夏日终结的合唱

忻云 甘世佳 史佳林 著

赵晓音 装帧

本书创意 王子良

责任编辑 张 洁 徐 斌 美术编辑 赵晓音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开本 889 × 1194 1/32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张 7.625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字数 198,000
易文网: www.ewen.cc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印数 1-8,000

网 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7-5324-6191-2/I · 2218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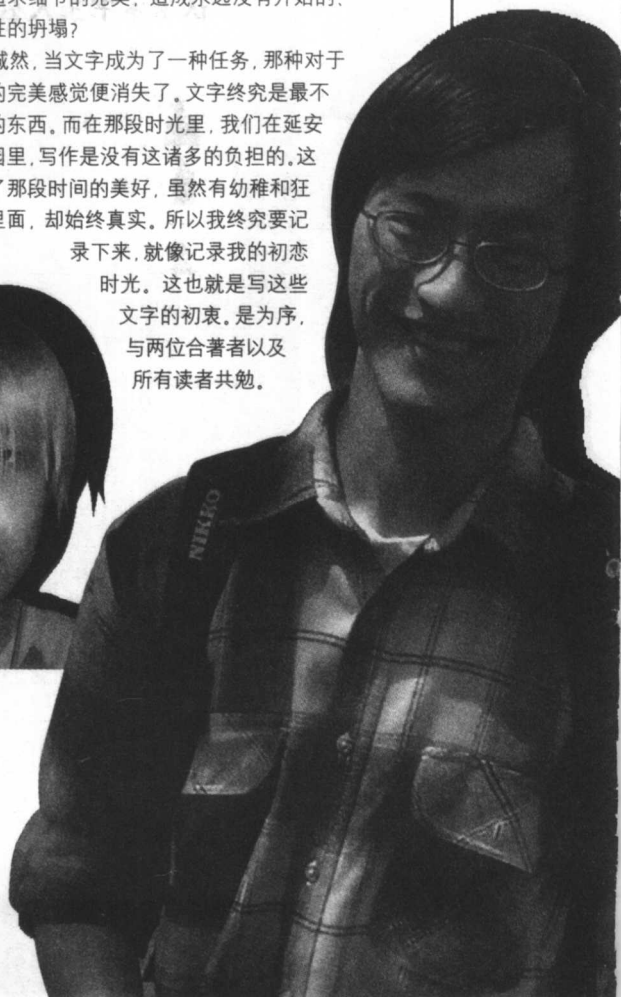
史佳林

甘世佳

事实上在我决定要写这些东西，到动笔写，实在经历了太长的时间。每每提笔，却是纷乱一片。也因此造成了长时间的拖延，对不起了编辑老师，对不起了合著的两位死党，对不起了很多人。可是我究竟该怎么解释呢？忙，无法静心写作？懒惰，不能持之以恒？或者是追求细节的完美，造成永远没有开始的、整体性的坍塌？

诚然，当文字成为了一种任务，那种对于回忆的完美感觉便消失了。文字终究是最不作数的东西。而在那段时光里，我们在延安的校园里，写作是没有这诸多的负担的。这成就了那段时光的美好，虽然有幼稚和狂妄在里面，却始终真实。所以我终究要记

录下来，就像记录我的初恋时光。这也就是写这些文字的初衷。是为序，与两位合著者以及所有读者共勉。



正处于后青春期阶段。

后青春期：英文名字 post-adolensence, post 是现在流行的前缀，适合表达那些含义模糊、难以准确界定的东西。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是：对青春期恋恋不舍，同时青春期的刻骨铭心的事件正在减弱它的影响。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早已背叛了青春，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但没有勇气去纠正。对新生活的半推半就，自我分析的习惯和强烈倾向，更主要的是生理上激素分泌的变化。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阶段。真正的青春是无意识的，而后青春必须是有意识的。

我想对这个名词的解释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忻云

如果是精彩的东西吸引了我身边的人，恰逢此时他们也可预感这个现实在我身上的存在：钟情于游侠，自视颇高。

最近的文字和小时候终有变化。人的性格内核往往是青春小说着力表现，偏偏又欠缺的地方，同时也使一切优秀小说魅力四射。

最近一次和艾可彻夜聊天，说起了三年又三年。“若是我们的文字倒退回六年前，倒可能和某些同龄的畅销书作者差不多。”黑暗中微笑。

我们是一样地和大多同龄人谈不起来了。想起那珊瑚般妍明的邂逅与出入，也就对如今画布上略深的、自持的颜色心下有知。写出一点“人生”也好。若有美丽的句子，那是为了感谢这些年来鼓励我保留所有才华的人。



目录

旁白 /2



高中： 佳林版 /4

是她让我见到了这里的美。现在我流连忘返。我把高晓松的词抄在课桌上，然后不知不觉地背了下来：去找海子的诗，好像自己是个九十年代初的中学生。老狼的声音让我在黑暗里热泪盈眶。



高中： 颜云版 /44

我每天回家就把窗都打开，让晚风从窗帘中间吹入。窗帘飘动。只要我在房间里便充满了歌声。我在阳台上，在厨房，在客厅里半圆凸角的落地窗前从头至尾地看楼下的道路两端，也听得见歌声，伴着车轮擦过声。一切生动无比。



高中： 佳人版 /122

老师喜欢颜云，因为他文笔好有才华；老师喜欢佳林，因为他不惹事成绩好。老师不喜欢我，因为我惹是生非成绩糟糕还写不出好文章。因为不讨人喜欢，所以我会一个人偷偷在网上写小说。满是悲愤之情。

旁白 /144

大学： 佳人版 /146

也许W老师在他们眼中已经是一个威严的校领导，可是在我们心里，她永远是那个刚从大学毕业经验不足常有好玩的事情并且平易近人的小女孩老师。就像我们这个(12)班在学校新生眼中也许已然是传奇，只有我们知道当时的快乐和狼狈。

大学： 颜云版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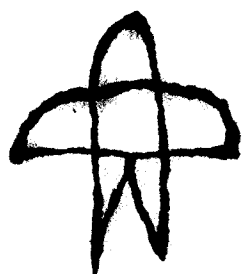
我决心用安静的心去判断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这一年我时时将法语书放在手边。第一学期的口语考试是全班最高分。这对我来说相当轻松。与此同时，法国作家迅速地占据了我的世界……是的，他们原来就在那里，只是此时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就像当时的安徒生一样。

大学： 佳林版 /186

我的生活和中学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经过漆黑的树影时耳机里的音乐轰鸣；躺在大草坪上看天上的云遮住月亮，或者围着巨大的毛主席像兜上十个圈子。我喜欢夜的气息，喜欢植物在夜间呼吸出来的潮湿的味道，月光很明亮的时候可以看到地上的石头和脚印。

旁白 /228





风 箏 丛 书

旁白

寂静无人的走廊上站着两个女孩，身子挨得很近。她们来得早，已经把学校逛了一圈，穿过迷宫似的走道，她们碰见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参观这新建成的校园。现在她们发现一扇把人们隔开的门，只有两人的二楼圆形走廊上，从这里可以望见操场，那是一片旷野般的空地，再加上学校地处偏僻，就更显得说不出的荒凉。她们谈论着它将变成什么样子，忽然一个女孩说：“你看那里，是寝室楼吗？”

右手边，一座在建筑中的四层楼房周围，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而它，灰扑扑的，像是包着纱布的病人。

建筑本身可以说连绵不绝，这是指她们身处的这座建筑，包括四层教学楼和实验室、电脑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会议厅、图书馆、饮水房，幽暗的走廊非常相似，只有走到尽头，景色才有不同，绿化刚被铺上，空气中弥漫着水泥的气味，而校园之外是一条有待开拓的路。

她们谈论着所有这些教室、楼道，觉得它庞大，然后她们对庞大的班级数字也表现出惊奇，“我从读小学开始，还没进过（12）班呢。”

另一个说：“不过我们（12）班是文科实验班，隔壁的（11）班是理科班，能进入这两个实验班的人成绩都很好吧，不过不知道文科实验班有什么不同。”

“你的文章写得好吗？”

“嗯，没你的好，不过我知道班级里有几个初中就很厉害的人呢，我刚才看了分班名单，（2）班的颜云，（3）班的佳林，（4）班的佳人都在我们班里。”

“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我只见过佳人，就是脸上挂着古怪笑容的那个人，还有两个只是听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知道班里有没有帅哥。”

说到这个，她们忽然兴奋起来，在这炎热的八月，她们脸上都挂着汗珠，忽然走廊尽头的门被人“哐”地推开了，又一群人沿着走廊走来，她们彼此望了一眼，就沿着另一边的楼梯走下去了。

走到楼下，她们抬头看这崭新的，墙面涂成青色和黄色的校舍，还有那个高高的钟楼，钟面上的黑色指针正指在不准确的时间，等着人去调试，就像她们内心，崭新的一切将打破她们惯有的想像，它就在眼前，告诉人们一段新时光从此开始。



高中

佳
林
版

是她让我见到了这里的美。现在我流连忘返。我把高晓松的词抄在课桌上，然后不知不觉地背了下来：去找海子的诗，好像自己是个九十年代初的中学生。老狼的声音让我在黑暗里热泪盈眶。没有理由的。青春的感动是不需要理由的。要抓紧时间去实现它。青春让我们拥有一种超越时间的能力，能够在现在体会到未来，因为青春的本质一直在缓缓流淌。浪子的生涯，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人的憧憬了，仅仅是这个名词就让人热血沸腾。而现在的生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流浪？如果痛苦是流浪的前提，那么我们难道不具有吗？别用你的语汇来鄙视我们吧，我们却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与决心。



—

我站在寝室门前，却不想拿钥匙开门。高一这一年就这么完啦。我想。

我真是不明白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才眨眼就又过了。我不明白这几天又是怎么过的，怎么还有一天。我头有点痛，想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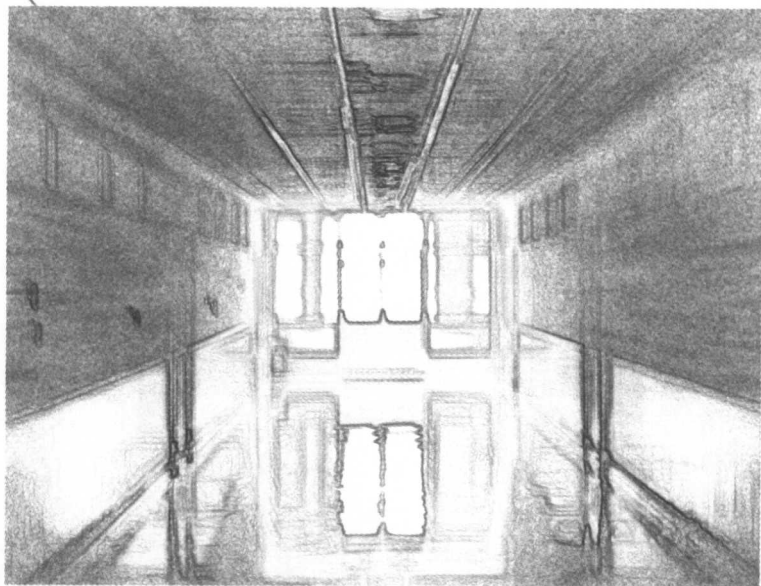
我看着眼前的这扇门，觉得它像个什么似的分隔，进去了好像又是另一个世界，而我是多么难进入。反正我只想站在这儿，站在这个世界，或者说把身子靠在门上，站在这条黑黑的、长长的走廊里，怎么也没有力气去推开它。

在我的背后，是走廊尽头的光亮，在这条寂静得令人恐慌的走廊里，一切都沉默在黑暗中，而这遥远遥远的光亮，仿佛穿透了整个阴森的世界，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感到很累，想念起我的床来。我想可以躺得舒服些，所以我终于打开了这扇门。突然泻进黝黑走廊的光亮，带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刚来这里时。

这里的阳台正对着一條新建成的马路，还没多少车辆，看起来像废弃的





机场跑道。视野倒很开阔，抬头便可看见以后要无数次看到的阴沉的天。明晃晃的，空落落的，而后视线便被几条电线挡住了去路。那线条显得突兀、锐利，鲜明的黑色，镶嵌在那片空白里面似的。

一座被灰尘覆盖的城市。一所被灰尘覆盖的学校。一座被灰尘覆盖的楼。一个被灰尘覆盖的阳台。正是因为新，它被灰尘覆盖，因为它还来不及被人爱抚。整幢新建的楼都被灰尘包裹着，看上去它不是建起来的，而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却忘了抖去身上的尘埃。

这就是我要居住的地方，生活，一年，两年，或者更久。我转过身看看被挡住光线的寝室，里面的床像骨架似的，又转过头来看看身边神情各异、心不在焉的人。一切都很好。抱怨不是人的权利，它是一种毒素。哪怕仅仅是玩笑，也是一种堕落。何况，这一切并非不通过努力得来，他们理应在赞赏（或至少没有批评）中露出欣慰的笑。遗憾的是我们都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尽管有人说是娇纵的后果——令人厌恶的挑剔的眼光。是的，如果不是这样，用什么来作为厌倦的依据呢？

打扫是件快乐的事，尽管不免带着分配的不情愿与小心计算。但是人似乎有了目的，有了未来，暂时并不用担忧什么，并且似乎能够安定下来的样子。整个寝室楼洋溢着一种活力，它仿佛从一个长长的梦中惊醒，现在很讶异地低头看着。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寝室是朝南时，感到遭受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幸——我们对面寝室去时，沮丧地发现他们正对着女生楼。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相距五六米远的灰绿的大楼上时常跳出的鲜亮的色彩。有几个女生在擦阳台，然后偶尔停下手里的抹布抬头望望我们——或者我们楼。有一个面无表情地进去了，我们看到她的背影在一片阴影中浮动，阴影里有白色的影子。于是有别的女生出来，一个或者两个，站了会儿，似有似无地打量一下周围。有的笑了，不知道在笑什么。反正我们也在笑。心情愉快。窗帘是黄绿色的。有细小的花纹，橘红色。

我也笑了，似乎是因为略有色彩的风景。两幢楼之间是鲜绿的植物，有两条石子铺的路。树还很幼小，叶子很稀疏，树干细得惊人。它们还需要生长，需要阳光，需要风，需要流动而甜蜜的空气。居然还有凳子，不知道放在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用意。我再往对面望去，一张张因为距离而显得洁白的脸，哪个日后会为某个具体的人而特意展开甜美的笑呢？

现在在日光下，寝室是显得过分的干净了，就像剥了壳的熟鸡蛋。我拉上窗帘，厚重的窗帘把光线遮挡得若有若无。适当的昏暗。我先坐在椅子上，感到手脚都没有地方可以放，于是就躺到床上。在我合上眼睛的刹那，一个念头生成了：我不能这么过。我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事上，我应该……

我开始晕乎乎地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地就要睡去。

可是我被吵醒了。“……”我忍不住骂了一句。我的室友走了进来。只听“哗”的一声，窗帘被一个人掀开，顿时无数白光如箭一般地射入我的眼中。

“拉什么窗帘，这么亮！”我从床上跳起来说。



“这么好的天，弄得这么暗干什么？”吴密反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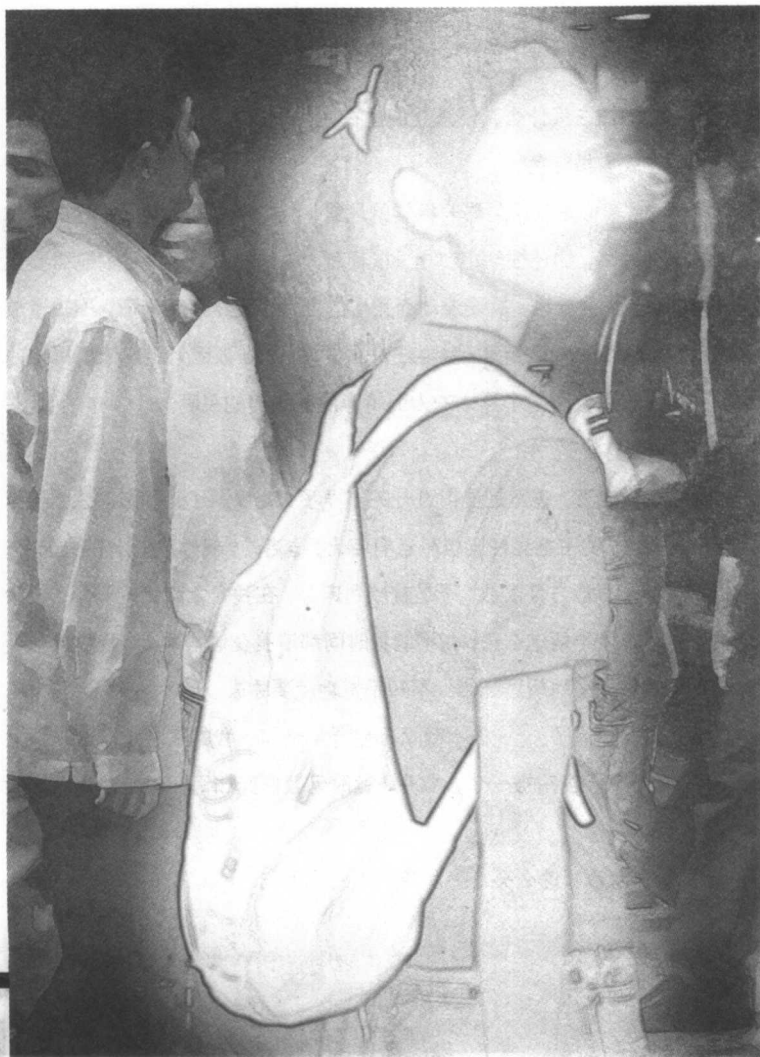
我一看阳光都照在地上，房间里亮堂堂，想，算了，跟他们讲什么，他们哪里知道我需要黑暗的心情！再说我也的确没什么道理。我赌气似的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想不到这次考试这么难，我最后一道居然没做出来。”吴密说。

“还可以。蛮简单的。”苏文总是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简单个屁！你都做出来了？”

“嗯~”苏文点着头很得意的样子。



“它那个是什么意思？”

.....

他们喋喋不休地开始讨论考试的事，听得我头都大了。

“十一点半了，吃饭去。你去不去？”他们招呼我说。

“不去。我吃面。”我说。

我拉开乱得一塌糊涂的抽屉，找出一碗UFO炒面，心里想，这次我倒真有先见之明。

我每次心情不好就没胃口吃饭，此时惟有求助于方便面刺激性的味道。有时我就预先买好，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次是前天买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处了。

我正兴味索然地泡面条，戴蒙走进来了。其实在他进来之前十秒钟我就知道了，因为走廊里又回响起他干巴巴唱歌的嗓音。

“好香啊，让我吃一口！”

“你没吃过饭？”

“吃过了呀。”

“那就没门。我可没吃过饭。”

这面真辣。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当然，是辣出来的。

二

也许在半梦半醒间下的决心真的是不能遵行的。这个暑假我和往常一样地荒废了。至少，我的生活没起什么变化。简直是太没有变化了，是静止了。在那个炎热的季节里，我自虐般地不开空调，整天流着汗，躺在床上听着铁风筝的《这个夏天》：

这个夏天 我一直都在睡觉

头是木的 血液快不流了



我头发长了 盖住了我的眼睛

盖住了我的世界

这个夏天 我失去了我的信心

生活停顿 没有外界的消息

从梦中惊醒 希望再次破灭

我想想过去 过去真叫人恶心

我想想明天 还是一片浑浊

有的时候我就昏昏然睡去，醒来感到浑身乏力，流了几遍的汗让身体变得油腻不堪。头发长长，在汗水中它们散发着热气，扭动，缠绕。我随手抓起毛巾，擦擦身子，换个姿势，然后看天。天逐渐暗下来，家具逐渐被夜色笼罩，窗外传来对面人家炒菜的声音，穿透无休无止的知了声，并且伴随着楼上的电视机的轰鸣声。我不把音量开大，只是拿过歌词，把早已看熟的歌词再看一遍又一遍。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让我想跟着音乐喊出来，可是偏偏发不了声音。于是我又躺下去，让一阵虚弱的舒适把自己包围。脑子里有零星的想法，但是不成条理，我也置之不顾，任它随意跑来跑去。混乱。混乱。

在这一片模糊不清的记忆里，突然有铃声响起。如果不是这铃声，我也许就这样腐烂了。

“喂？”

突然之间，世界又拉回我的面前了。清脆的、明亮的、阴凉的声音。女孩子的声音。

